#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東莞陳建輯　西湖高汝栻參　高鼎熺
高鼎焯　校

一　己卯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
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境
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送報信
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使急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
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權山

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以姚夔爲吏部侍郎、李紹爲禮部右侍郎　上召李賢諭之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賄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意遂釋、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癸玉

旨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與論大概○李來寇大同虜之寇也總兵官安陽伯李之遊不敢出虜直抵鴈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于京師　李賢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北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勑二關之軍赴鴈門虜寇退

令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石亨罪惡日益以至此當將若處與大同則大將於外縱得有變內外相應其禍詎可言況

禁朝臣交通勅石彪事發言官寮奏男日大班劫之郎有漏泄于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〇冬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縣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于侄廝養勢焰燻灼上干天象慧出星變日晝數重數月不息常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繇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單下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

文武官多出其門下而亨又握重兵乎可爲寒心

功封忠國公益特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守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爺擡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讓弁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替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唯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任遊擊將軍與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

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絶餉道則京城可不戰
而潰遂議以盧旺等守裏河一帶各議分其地而選
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亶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
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不晚
也亶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
不聽亶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事的是時亨侄彪頗驍
勇驟陞都督性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誣劾都御史
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　上因疑彪欲
召彪還彪因使大同人留己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
彪銜亦黨必欲留處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

尋進彪侯爵召還京侍衛亨知　上疑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事連坐石亨　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亨繫獄庾死獄中法司請戮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請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兩存上曰然從之

彪素隸中頗立邊功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性凶暴貪恣已蓄異心謀鎮大同爲人保奏　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得其實遂逮繫詔獄論死

致仕工部尚書高穀卒、贈太保、謚文義、

瑩儀真不阿、當奏有宗姊以曾林學侍英宗經筵入閣輔政、孜孜爲國、持符公論、上北狩力主迎鑾之識及其篤遇復建儲、禮如建其、以老病免歸卒進退有道、始終不渝、蔚然大臣之貫、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敕吏部都察院、遇其不職者數百人、推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司賈銓等十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召布政使蕭暄爲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賈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爲右副都御史、○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爲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惟其才賢
何以貌爲

不可二字所全寔多

左右不悅言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推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試嘗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難 上曰、言之執法正宜居此回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將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

得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閣讀書上 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嶽王後秀王

國絕○會試舉人以學士尼原尚寶少卿兼學士柯潛

爲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陝西慶陽縣隕石

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數萬計陝之

人皆竄他所石又能言甚可駭聽

所石奇事石又能言免尚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永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有祁順者廣東東莞人篤于學問廷對當爲第一以其姊近 御諱于傳臚弗便抑置第二甲第二名是科李賢弟李讓不中有下第舉子奏考官較文顛倒上問李賢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念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黜此舉子崔鎮且其人狂妄誣訐于部前擊鼓方息

公平之論

召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輗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敗　上每念二人為人廉正不易得故相繼召用焉○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都指揮官騎射以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加罪黜自是將士咸驚畏知奮勵云○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遷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蝇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

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為然故得從輕坐○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大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詳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進忠之道賢曰自古聖明甚謹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

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恭北直隸廣宗人、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冤獄、在萊州六年、威惠大行、遷湖廣布政使、巡撫蘇松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釋徐有貞歸田、一日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翺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張軏石亨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

辛巳天順五年、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為實、今卻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一日　上復說校尉行事亦多枉

[illegible]法亦有[illegible]可取

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問行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太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挾讎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仍令鎮撫及法司辨其行者虛實

四月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剛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有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其無事然

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登以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也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六月虜酋孛來寇邊西京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欽

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有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敗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 上原之下詔戒諭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時孫鏜馬昂將辭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其兄都督鉉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鋐謀入內爲亂推其黨之黠者爲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官者吉祥爲內援并結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

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秃亮詣長安門告變
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漏下
四鼓舉兵犯闕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東西長安門雷
鼓大振撾殺錦衣指揮逯杲擊傷翰林學士李賢之首
而縶之并執吏部尚書翱于東朝房釋師數騎而西殺
左都御史寇深斲傷廣寧侯安時禁門未啟欽將其黨縱火
焚東西城皇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莫知所出達曉王
師始集部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鏜督諸軍先登恭順
侯瓘及諸將臣分道迎擊身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
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鎗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披

吳璉之歿并孫鏜之討賊功皆可紀　甚哉吉祥之惡也兵衆不滿千人而欲扶逆非恃吉祥者哉假令門啟欽輩得入非起倉卒吉祥又爲之內應亦可寒心哉

靡自辰至午敗鏘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璉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歿之還駐東大市街相持至酉欽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籍鏜令執潰者斬以狥督戰益急發神臂弓射之追斬鉉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背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晚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于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將士餘黨並落官職派嶺南旌歿節功追封璉梁國公

忠壯、贈深少保、諡忠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翊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鏜封懷寧侯、而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暴欽罪于中外、

京師有賀三老、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驁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及欽誅、凡姻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賀三老明哲保身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肅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

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實○以檢逆賊詔告天下布寬恤開言路天順初自御史張鵬楊瑄之獄言路閉塞權姦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降此詔言路始開○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緋衣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　上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剌雖諸勳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懷寧伯孫鏜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將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

馬昂相貌亦猶如昔人所謂驢將云

奏呼長安左門闕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
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庭始得集兵縛吉祥
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
文武大臣　上出御帳隙中令百戶至瑾家問鏜云何
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戮賊
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
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力攻　上又勅鏜賊犯闕急務
力殺賊鏜子輔輒追至東門大戰輒奮力入陣砍欽兩
臂傷賊并力圍輒搜搶殺輒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
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擒其黨伏誅進封侯成化七年

卒、贈涿國公、諡武敏、○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尋加工部尚書、萬祺南昌人、少爲吏胥、知祿命、及寓京師、辦事吏部諸曹郎、聞其知命、爭召祺布算、時有驗者、久之名益著、　景皇帝在位、聞祺名、召入宮中布算、多不驗、然亦蒙白金文綺之賜、久之、　上不豫、儲位未定、朝議紛沓、總兵石亨召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更復何求、於是亨等定計奪門迎　英廟復辟、亨自挾功高、日侍　上左右、所言皆聽、一日偶及萬祺、皇帝在南宮之語、　上喜、擢祺吏部主事、進郎中、會曹欽反、執內閣李賢、加刃其頸、將殺之、忽祺至、欽素聞祺知命、乃曰爾爲

害俱姓致
錯理

我布算後事當如何祺答曰將軍有大功于國今若能釋兵聽命則勳名令終無可虞者欽甚又詢祺曰李賢害我一家此應殺否祺曰是在將軍祺何敢言然將軍尊翁碑記非李宰相筆邪若念尊翁則宥賢一命亦孝德也欽兒鐸贊曰萬君言是於是欽乃舍李賢得不殺及欽等就擒賢負傷見　上且泣且謝曰微萬祺言幾無性命見陛下　上問故具述所以　上愈喜祺擢爲太常寺卿晏遷至工部尚書加保傅

高汝栻曰祺爲景帝布算不驗則其術未必神至是留在南宮此語人人能道不必祺惟夫危急之間以一言冷曹欽之心而脫李賢于刀口下賢德之爲言于　英廟遂致不次之擢要之所言中理並其

某與陷虜，劉榮時爲中書，獨請往迎鼎駕，此其忠義所以不論以閑之者也

人操智且類有學者，或身入塵，有以也。世言舊襲以祿食致位尚書，殊未嘗考耳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劉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共當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奬厲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甘肅總兵宣城伯衛潁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潁提兵往救全師而還○冬虜首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虜人河套之始）

河套即周之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

綏河套週迴三面距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陜西榆

夏都赫連勃勃所都以爲國者也

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林堡東至山東偏頭關　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來漸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之築瞭望墩臺創緣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稍欈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導遂入居其中以伺機便遂爲邊境剝膚之害

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

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因警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朕在南城時汝輩知如何過來今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未嘗一旦忘于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

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爲耳目玩好不必留意　上曰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奏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贊曰前聖經書惟書是帝王治天下之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已讀過贊曰此時正好玩味況聖質聰明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贊曰誠如　聖諭聖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貴身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贊曰帝王之學

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太全務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明君未嘗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三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氐叛亂巳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官統兵頗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閣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賢曰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

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　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夏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亦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閉雙目即熱賢曰　陛下聖質所禀堅厚如此蓋由體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謂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

矣如戶部年高不易得賢曰若繼翔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
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
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
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上曰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
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南
京兵部尚書李賓奏　勑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
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
監乃育才之地　朝廷養賢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
貨爲賢士風日趨下陋尚望有資于治哉宜別爲處置

祖宗朝有此以校科目所遺不使卒老膺下耳今日當以能選未免崖濫以至消耗良可嘆慨

上從禮部議遂下　詔令禮部出　諭天下生員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焉

壬午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慮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札況今年不可耕種明年愈乏

塑像土泥耳豈真聖賢邪太祖于大學旣易以木主矣此安得復仍前弊嘉靖中詔天下文廟盡撤塑像易以木主前弊盡革

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召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請易以木主并從祀諸賢皆易 上從之

四月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 旨授勅書選妃事 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

難于遴選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瀚可以代之賢曰張瀚老成人此

職亦宜賢即報瑁乞致仕瑁速上陳　上見瑁辭意

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

玉勅吏部尚書王翺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誠人但

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瀚可不動　上從之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

謚文懿

原秀水人曹石用事原與岳正列其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恐流言謂內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岳正大膽因敢爾原素謹厚左右論之何也所以正去而原留在閣六年論議不苟取予性

且爲傳從三十年家十六年辭三孤位一品誥八表所謂五福獨備



儉約分祿賑貧宗人、稱爲長者云、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以拯民爲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時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

正統末、項毅衷以刑部員外、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爲虜所挈北去、令忠飼馬、謀歸、久之、忠得便挾二良馬

所雨趂四日馬疲遂弃馬步奔閒道攀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刺者百數然考李文達及爲尚書宣當時亦以部屬扈從瀕死而還忠嘉與人

賢可謂因事納牖

癸未天順七年正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

二月會試場屋火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惻念元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復命賢上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

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只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案倸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上不從執奏數四非賢慮游呈者不能

昔岳正在內閣嘗審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敍誠其至耿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沃心之論造膝之謀不出表暴而天下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于諫官也若　先朝委任楊李眞可爲萬世法

岳正之言良是

擢吏部左侍郎姚夔爲吏部尚書○擢通政司參議尹

旻爲吏部右侍郎。○追謚宣德廢后靜慈先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爲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宜復其后號。上欲從之。召李賢問之。此水可爲萬世法 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舉行之

之廟 孝孝 全皆 祝主 復其位 號

上下從容 下定可謂 盛禮

錢皇后。素性孝謙。純無妬忌。 英宗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廟在南城。不自得。后每慰之。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備盡禮焉。

聖后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同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諡忠安

濙豪邁寡慾自奉澹泊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

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并鎮撫問罪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討得以進言別是非于 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摭拾彬私數十事上之 上將意在行法謂于貴近無所撓則法立而人知懼因付彬聽門達訊治諭之曰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達得彬將甘心焉彬入其手十有九死矣先是土木之變 鑾輿北狩虜

袁彬與英廟可謂忠節周旋

諸匠何人乎抱北義氣千古奇人

庭屈從臣工或死或徙無一人與　上俱獨袁彬以旗校侍左右絕塞苦寒畢嘗苦扶持調護罄殫心力

上歸自虜踰六載復辟擢彬錦衣衞指揮同知彬自待甚醖謹會曹石挾奪門功妄奸政柄虐燄如焚彬獨斤斤繩尺無所干預識者謂其有丙吉之風一旦爲門達見搆舉朝無不憐彬也者然莫敢訟言其寃獨彩漆軍匠楊塤者憤然不平曰人臣從龍自古有之然未聞勞苦功高如彬也者迹其行事庶幾介推之割股但欠稽紹之濺血幸而北轅南歸重正大寶雖剖符錫壤不爲賞濫乃今官不過指揮猶然被陷讒口行且加法豈非

首功



千古極冤萬人隱痛者裁通上疏論救言昔者繫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雖必無賊并條陳達不法事十餘欵擊登聞鼓以聞 上下其章仍將塤并付達逮治達得上旨不勝攘臂將移其甘心于彬者甘心于塤也時達憾內閣李賢嘗發其奸欲中之無繇適塤赴達所待訊陰自計曰門指揮舍怒待我非口舌所能解若與辨雪恐拷掠之下立登鬼錄無補袁彬一毫徒自斃耳因而陽誣李賢以媚達而求自逭其必爲彬地比當訊達備陳刑具以脅塤塤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

逵陰爲填所播弄而不知也

果墮其計

曰不知且詭言曰填一匠人耳賤工不識字書何敢指斥君且與君素無怨何得有此望君屏去左右逵信其實從之因告曰此內閣李相公與君不善因爲此奏使填進之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逵聞甚喜方飯至卽以酒肉賞之遂欲摘填口語具奏謂可中傷李賢耳填又詣之曰若大將軍自具奏恐朝臣不察且謂大將軍誣李莫若引填赴法司大將軍與諸大臣會訊使填得具悉李相公唆使狀則李無容身之地而填被誘之憤雪且藉此報大將軍不殺之恩豈非得計逵信之遂具疏請將彬及填付同朝臣會訊 上如奏及訊逵首問曰李

石亨欲陷有貞得憑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欲陷李賢以楊塤不仙而免吾于二義上下無愧嘆云○崔與士條同消而訟變過之

賢敎汝上書有之乎塤嚙指誓天曰塤小人也第念袁彬爲國忠臣無辜被讒將入不測故出萬死圖伸孤忠扶公道與李相公何與爾以酒肉賜瑄使瑄言如此皇天后土肯容瑄誣善人以自活邪逵叱之曰惡畜朝反覆甚塤曰非敢反覆前日所以言李相公者恐不如是將夾錦衣梃刃下故權詞自脫今多官羅列耳目分明塤吐詞既畢誰能變黑爲白傾陷善類塤今日得死所矣遂出短刀將自刎左右力救之得無害一時會訊諸公咸吐舌曰楊塤丈夫也天不可欺匹夫不可奪志同聲贊之逵氣沮袁彬之獄遂從輕典塤亦不及于難彬

王越後總制三邊與虜戰十勝奇捷

祖宗留心用人如此

復職

高汝栻曰若賢者匪獨侯氣充節州質悟神乃其借李以蹈達而自脫虎口全身於變之機亦高人數等矣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留為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越大名濬縣人時吏部舉可為巡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如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 上復諭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堪用之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

自太祖以來皆殉妃嬪妾此制守之累朝沿為定例可見英廟之仁聖

甲申天順八年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發器服、書畢、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悽愴捧誦、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

是月十七、上崩、上天資英明、沖年嗣位、孝敬重闈、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卹民、夙夜孜孜、蠲租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群神、加俸百官、務擇人久任、尤惓惓于民間之利病、逮正統初年、與天順守行

事大相徑庭蚤歲以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王
振得以擅權誤國天下幾危及北狩而艱難險阻備嘗
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復登大寶躬親政務屏遠憸
奸精明之治光于　祖考至悼念建文友愛　景帝處
汪妃有禮止嬪御殉葬尤為盛德事云○二十二日
皇太子即位詔改明年元為成化大赦天下○尊　聖
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為　皇太
后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
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翺年富馬
昻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會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

此等大事關係綱常宮闈之中既不請大體內監之輩惟知從諛非大臣力爲主持幾爲萬古缺陷之事

重事、遵累朝例也、上即位之明日、即命議上 兩宮
徽號、夏時倡言 錢太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 周娘
娘爲太后、李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
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
是也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
恐損 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
爲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
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
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知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

此一舉二人相業照耀青史

為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貴妃止稱　皇太后衆曰須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後賴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參政溥正統中進士太監王振試書算時特授檢討教內

侍書、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居與陳文鄰、內侍爭來謁

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受業尋

伴讀　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己、竟不召、乃　入

竊伺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

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

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

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謫

外、韓雍亦貶、

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行道仁明誠敬昭文

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　英宗、○甃　裕陵山、錦

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所至狼籍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臣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於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三月復前修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釴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甘肅總兵官宜城侯衛潁巡撫僉都御史朱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

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冒雨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翰林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亦請終喪不得遂請婚禮亦不報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

富鳳陽懷遠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不少變氣節不識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

郭登不第皆武而且能詩恪亦仁孝

文清體內關騐中論純粹亦具事

臣宜遵舊制無預國政不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請罷其管事仍禁大臣與之交結　上嘉納之○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

瑄出處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教人惓惓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七月立皇后吳氏

是時所謂何以不救也曰此籍之綱紀籍之綱皆以敢說可見名氏紛舉自不法不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十月癸　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簡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官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　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罪謫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官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避之罪四乞寘于法因詆斥挑攻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　上上逮

忘遐荷上

邊臣留心屯種無如文莊

李文達彭文憲當國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州判官徵吾安州判州黔茂川餘皆遠州徵等雖謫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薦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進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怒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令一切襲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

馭武戒愼而不然卻此後汪直用事而首監不可勝言矣

迎　駕奪門陞者因紛然人訴不已李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令兵部核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是冒功者盡革而入怨者始息○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宮中莊田其原額一千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　皇莊之立始此○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於加號

槩請初又着科道查勘已占過則十頃數年後又不抑占過糧許奏官府一體何以書爲

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擢眞定府東鹿縣知縣盛顒為邵武府知府顒為御史以言事謫知東鹿縣豪士聞其名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將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得顒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即叩頭聽受不復辯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謡邑介保眞二府關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目為清官店焉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紀、帝英宗長子、周太后所生、初立為皇太子、英宗北狩、帝方二歲、主少國疑、郕王監國輔政、未幾即眞改封、帝為沂王、英宗再位、復立為太子、英宗崩、帝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上徽號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葬茂陵、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之子宗彝于謙之子冕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閔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按王宗彝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奏雪其父文之冤復官賜謚愍

乃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先是兵部一及左都欽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爲兵部竑掌都察院恐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覩章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登日[illegible]御批竑爲兵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illegible]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鞍教坊樂工[illegible]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illegible]

此浩耕家閉諫官智一空所江海流入此等議論斷不入于佞佛之耳

迓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與故觀畢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壽醮禮部尚書姚夔歛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黔黎釋老不當崇奉瓣香非可祈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張寧為給事中選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召寧議事寧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宴駕不果出為知府太監覃包素重之遂與一㗊結

尚書姚夔襄毅公亦勸其行。卒不往。其介如此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擢河南府布政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恕知揚州有惠政屢辨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民刊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爲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爲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藤峽蠻賊侯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雷廉高肇韶州諸地方所至殘破朝議大發兵往征時兵部尚書王竑薦二人素有才畧可任大事閫外之

大藤峽蠻作亂

得將其人

直道不容于時正士不究其用可惜

大述賢相也亦爲懷忌報復之奇乎

事一以任罷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四月以都給事張寧爲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惡岳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借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後正得補知興化府尋厭吏職引疾致仕卒于家先是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廿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爲以賀

正正槩括其辭題于寫真之像贊曰岳正雖然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故汝再敢不敢臣聞古人之言蓋將之亥而靡憾也

潘源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游太學相友善源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岳季方過陳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是吾故友潘源清處真也翌日延試令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形令拜之辰不識拜歸示其母其母涕泣藏焉此亦示冠中一異事

劉千斤作亂

襄陽流民劉千斤聚襄鄧山中萬人作亂錦衣衛千戶王英奉使河南還之疏言宜選良吏撫恤漸圖所以散遣之策願古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入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一言可當十萬

比干改建

之師比干茂陵徐禰

五月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竑薦岳正張寧忤當事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

竑河州人性剛毅少豪儁尚氣槩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鄙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爭辨無顧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擊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謚莊毅

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禮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戰敗引去

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正統以來庶吉士與學士官二員于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　祖宗時文

上不以館才普徒爲教而下亦以故事應之人才何由造就

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耳內閣按月考試詩文以爲去留之地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求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至是庶吉士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恕甚明日請　旨各授職罷禮觀致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蘇陰舉上勤書嗚呼天下事返得處能權幾之無遺漏歟

此陝西土兵之始節寓兵于農之意

民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行之數年可使兵強而財省

丙戌成化二年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為戰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行以優恤之法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

盧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興護送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

如此宰相方有稽古

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廷試吏部尚書王恕以程敏政卷字畫精楷擬爲第一李賢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爲首生平皆學好古篤志尚行廷對之策縷縷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羅不從直聲震于時遂奏名第一○太監劉永成以軍功議封爲伯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邪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壞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

合則力完分則勢離衆說所主識得其要

巡撫、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永陳瑄遊擊將軍和勇率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廣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奮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僻完郡大藤峽為賊本根諸軍不先得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泉東可以應南部西可以

因初第歲之使不出

取柳慶北可以斷陽㟧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餘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頭散手足刳腸胃分掛菁棘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賊悉力出拒我復分兵撓我俱不支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

木石焚其巢而破之者

山間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峻險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遂易峽名斷藤以志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憚兩廣浸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功

爲將第一要領

狄青以奇兵騎兵破儂智高韓雍亦即此意益用我長以破其短兵家之要領也

韓雍征蠻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兩廣猺獞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諳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靡賊畏之乃奏留調發自給廩餼下程歲給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分撥兩廣各城及雷廉神電各衛安插官給營房併田租至今其遺種蕃衍不無驕悍難馭之患亦在乎有司之善駕馭之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

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者比比天順中給事晉發衆於俯并爲令後雖間有無敢論持之者則羅公一疏之力也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謫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　朝廷吾不可襲倫雖貶士論益榮之○陞廣東新會丞陶魯爲知縣尋陞同知按察司副使右布政會父成爲按察副使從事賊

直任不辭不負自許

兵敗歿之　主上旌歿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魯馳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慄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設謂曰丞擒我何意魯曰得非爲洪賊邪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據阻自衛。非大兵不可人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illegible]易且使若食果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

擊賊、若妄言賞營、曾不拜、抗言曰、謂曾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曾。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曾猶以爲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爲之。曾乃標式約曰有能力拳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曾乃爲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效。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雍大稱賞。暫

鎮守官劾得隆縣其[illegible]可[illegible]也

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進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户曾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皷懆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躓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鎮守廣西左府都督趙輔召還道經湖廣祈陽縣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衍接倶死與亦以疾卒于途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罪得隆母擊登聞皷稱冤　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襄陽賊首劉千斤

僭號于南漳、命武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巢穴。已而永疾領兵破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

諸□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擅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
震封與寧伯加圭太子太保
秋北虜毛里孩大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彭
武伯楊信嚴兵禦之虜引去脐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舉
衆爲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爲常遠近軍民大被搶
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能思蘭聚衆益爲
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
衛軍馬數萬須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借
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附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
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國朝自三楊後、得君之專者、無如李文達賢、君入文淵、有所咨詢、言無不從、隨事救正、但排抑張寧而擠之出、憾羅綸而貶之外、于休休有容之度何如。況赴闕五六月、從入閣、而便告終、何如存家守制、終不失令名也。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參預機務。○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

欲行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其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久石腦兒沙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人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墪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琳所奏移堡防邊甚其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皇明法傳錄卷之二十二終